

邺 城 和 三 台

黄永年

都邺最早的是战国初年的魏文侯,汉末曹操又以邺为根据地,魏代汉后邺仍为五都之一,永嘉乱后后赵石虎、前燕慕容俊先后在邺城定都,北魏在邺城设置行台,以后成为东魏、北齐的都城。邺城的形胜在顾祖禹《读史方輿纪要》卷四九里已作了评论,时贤如周太初(一良)、严耕望(耕望)、邹逸麟诸先生更多所阐述^①。其中太初先生《读邺中记》且专节述及邺城的三台,指出“十六国时期,三台似乎还起过颇为重要的军事防御作用。邺城的易守难攻,好象与‘三台之固’很有关系”,并说“似乎三台虽在〔邺都北城的〕西北一隅,但因形成制高点,造成邺城易守难攻的形势”。太初先生这个看法是很对的,我在这里可以再作点疏说。

上 篇

先说所谓台。台并非起源于邺城的三台,它在先秦时早就出

① 周一良《读邺中记》,载《内蒙古社会科学》1983年第4期。又收入所撰《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》,199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本;严耕望《南北朝三个都城人口数量之估测》,载台北《新史学》1990年创刊号;邹逸麟《安阳》,收入陈桥驿编《中国七大古都》,1991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本。

现。对此顾颉刚师在抗战时撰写的《浪口村随笔》里就有一篇题为《台》的文章，增补后又收入所著《史林杂识初编》1963年中华书局本中。文中广征文献，指出先秦时的台即有库藏财物、观察气象、训练士卒、登临瞭望、凭高据守等作用，初不仅是为了游观宴乐。由此可知邺城之筑三台，也只是继承了前人的陈法而并非后来所创制。

记述邺城三台的文献，当以初建的曹魏时和后赵石虎时为详备。《三国志》魏志卷一武帝纪固只说“建安十五年……冬作铜爵台，……十八年……九月作金虎台”，稍后西晋初左思描写邺城的《魏都赋》里便有“飞陛方輦而径西，三台列峙以峥嵘，亢阳台于阴基，拟华山之削成，上累栋而重霭，下冰室而沍冥”句子，《文选》李善注承用左思同时人张载为此赋所作的注说：

铜爵园西有三台，中央有铜爵台，南则金虎台，北则冰井台。〔铜雀台〕有屋一百一间，金虎台有屋一百九间，冰井台有屋百四十五间，上有冰室。三台与法殿皆阁道相连，直行为迳，周行为营。

东晋时陆翔撰写《邺中记》，据四库辑本所记曹魏时的三台为：

铜爵、金凤、冰井三台，皆在邺都北城西北隅，因城为基址。建安十五年铜爵台成，曹操将诸子登楼，使各为赋，陈思王植援笔立就。金凤台初名金虎，至石氏改今名。冰井台则凌室也。金虎、冰井皆建安十八年建也^①。铜爵台高一十丈，有屋一百二十间，周围弥覆其上，金虎台有屋百三十间，冰井台有冰室三，与凉殿皆以阁道相通^②。三台崇举，其高若山

① 顾炎武《历代帝王宅京记》卷一三的邺城资料悉录自《嘉靖彰德府志》卷八邺都宫室志，盖源出北宋时李琮所撰《相台志》，其“冰井台”条谓“建安十八年曹操既筑金凤台，明年复筑此台”，与《邺中记》此处所说“金虎、冰井皆建安十八年建”不同，未知孰是。

② 此“凉殿”即《魏都赋》张载注之所谓“法殿”，“凉”“法”形近，未知孰是。

云。

接着还记述石虎时增修的三台，说：

至后赵石虎，三台更加崇饰，甚于魏初。于铜爵台上起五层楼阁，去地三百七十尺，周围殿屋一百二十房，中有女监女伎。三台相面，各有正殿，上安御床，施蜀锦流苏斗帐，四角置金龙头，衔五色流苏，又安金钮屈戌屏风床，床上细直女三十人，床下立三十人，凡此众伎，皆宴日所设。又于铜爵台穿二井，作铁梁地道以通井，号曰命子窟，于井中多置财宝饮食，以悦蕃客，曰圣井。又作铜爵楼，巔高一丈五尺，斜翼若飞。南则金凤台，有屋一百九间，置金凤于台巔故名。北则冰井台，有屋一百四十间，上有冰室，室有数井，井深十五丈，藏冰及石墨，石墨可书，又蒸之难尽，又谓之石炭，又有窖粟及盐，以备不虞，今窖上石铭尚存焉。三台皆砖甃，相去各六十步，上作阁道如浮桥，连以金屈戌，画以云气龙虎之势，施则三台相通，废则中央悬绝也。

北魏末年酈道元撰《水经注》，卷一〇《浊漳水注》也讲到三台，说：

〔邺〕城之西北有三台，皆因城为之基，巍然崇举，其高若山，建安十五年魏武所起。……其中曰铜〔雀〕台，高十丈，有屋百余间，……石虎更增二丈，立一屋，连栋接榱，弥覆其上，盘回隔之，名曰命子窟，又于屋上起五层楼，高十五丈，去地二十七丈，又作铜雀于楼巔，舒翼若飞。南则金凤台，高八丈，有屋一百九间。北曰冰井台，亦高八丈，有屋一百四十间，上有冰室，室有数井，井深十五丈，藏冰及石墨焉，石墨可书，又然之难尽，亦谓之石炭，又有窖粟及盐，以备不虞，今窖上犹有石铭存焉。左思《魏都赋》曰“三台列峙而峥嵘”者也。……三台洞开，高三十五丈，石氏作层观架其上，置铜凤头高一丈六尺。

案这几种文献都有转相因袭之迹，其中《水经注》之袭用《邺中

记》尤为明显，仅文字有异同详略，台和建筑物的高度、屋的间数也略有出入。再是行文也不够清晰，如上引《邺中记》所记石虎时增修金凤、冰井二台和《水经注》相同的纪事，周太初、邹逸麟二先生文中就认为是曹魏时事。惟三台之始建于曹魏、大成于石虎当无疑问。其作用则游观宴乐和库藏财物两点自最为明显。战守这点则由于曹魏、石虎时均未在邺城发生争夺战，所以在上引文献中无明文可稽，但《晋书》卷一〇四《石勒载记》记张宾劝石勒北上曾说“邺有三台之固，西接平阳，四塞山河，有喉衿之势，宜北徙据之”。后来石勒又“长驱寇邺，攻北中郎刘演于三台，演部将临深、牟穆等率众数万降于勒，时勒诸将佐议欲攻取三台以据之，张宾进曰：‘刘演众犹数千，三台险固，攻守未可卒下，舍之则能自溃。’……于是进据襄国”。足证三台在军事上的作用已成为人们的共识。只有观察气象之事已不再在此三台进行，因为两汉以来已专设太史令职掌其事，而三台在平时已成专供君王活动的禁区。训练士卒之不在三台进行，则当缘三台过高，对在平地上操演的兵马不便指挥，所以《邺中记》记石虎“建武六年造凉马台，在城西漳水之南，虎常于此台简练骑卒”。此“凉马台高三十尺”，仅相当于去地三百七十尺的铜爵台楼阁的十分之一高度还不到，可证吾说之不谬。

“其高若山”的三台在加强邺城的守御上究竟如何起作用，在上述文献里找不出解答，但从北宋庆历时官修的《武经总要》里可以获得一点启发。《武经总要前集》卷一二守城条说：

如筑于闲时，须稍宽阔。作四门，二开二闭。门外筑瓮城。城外凿濠，去大城约三十步，上施钓桥。濠之内岸筑羊马城，去大城约十步。凡城上皆有女墙，每十步及马面皆上设敌棚、敌团、敌楼、瓮城。（原注：敌团，城角也。）有战棚，棚楼之上有白露屋。城门重门，牖版凿扇。城之外有弩台。自敌棚至城门常设兵守，以观候敌人。

弩台，上狭下阔如城制，高与城等，面阔一丈六尺，长

三步，与城相接，每台相距亦如之。上通阔道，台上架屋，制如敌棚，三面垂以漓毡，以遮垂钟板，亦备绳梯。内容弩手一十二人，队将一人，置五色旗各一，鼓一，弓弩、播木、炮石、火鞬等皆蓄之。常伺寇至，举旗为表号，令台及城上见之，皆举旗相应，寇来自东即举青旗，南举赤旗，西举白旗，北举黑旗，已来复还举黄旗。寇来渐迹（当作近）则望其主将发弩丛射之。其炮、播用如城上法。

案在使用冷兵器的时代，战术上不会有多大变化，因此很可以从上面所说的弩台等来推测三台的守御作用，当然此三台之高大雄伟绝非彼弩台之可比拟。此外，三台之多窖藏，包括窖藏粟、盐、冰、石炭及财宝，三台之间又可互相交通，也都更有利于较长期的固守。再则我国到宋代才普遍用砖砌城墙，其前实多土筑，所以《晋书》卷一三〇《赫连勃勃载记》对勃勃营起统万城时“蒸土筑城”之事要特别记上一笔，其实这无非是像烧砖那样把土烧过然后筑城而已。而“三台皆砖甃”，其坚固程度也自非其时土筑城墙之所能及了。

下 篇

这里再从多次实战来看三台在邺城城防上所起的作用。

西晋八王之乱时，成都王颖据有邺城。《晋书》卷三九《王浚传》说浚“率胡晋合二万人进军讨颖，……遇颖将石超于平棘击败之，浚乘胜遂克邺城”。卷五九《成都王颖传》说“颖遣幽州刺史王斌及石超、李毅等拒浚，为羯朱等所败，邺中大震，百寮奔走，士卒分散，颖惧，将帐下数十骑拥天子与中书监卢志单车而走”。这是自行溃散，并未在邺城拒守，三台自无从起作用。

《晋书》卷一〇四《石勒载记》说“〔汲〕桑进军攻邺，以勒为前锋都督，大败〔东瀛公〕腾将冯嵩，因长驱入邺，遂害腾，杀万余人，掠妇女珍宝而去”。这也未在邺城拒守。

同卷《石勒载记》又说“〔刘〕元海僭号，遣使授勒持节平东大将军，校尉都督王如故，勒并军寇邺，邺溃，和郁奔于卫国，执魏郡太守王粹于三台”。这也是对方溃散后进入邺城。太守王粹之在三台被执，则是想凭三台的险固以苟免。

《晋书》卷一〇七《冉闵载记》说“闵为〔慕容〕恪所擒，……〔慕容俊〕遣慕容评率众围邺，……邺中饥，人相食，季龙（石虎）时宫人被食略尽。〔冉闵子〕冉智尚幼，〔大将军〕蒋干遣侍中缪嵩、詹事刘猗奉表归顺，且乞师于晋。〔晋〕濮阳太守戴施自仓垣次于棘津，止猗不听进，责其传国玺，猗使嵩还邺复命，干沉吟未决。施乃率壮士百余人入邺，助守三台，谯之曰：‘且出玺付我，今凶寇在外，道路不通，未敢送也，须得玺，当驰白天子耳。闻玺已在吾处，信卿至诚，必遣军粮厚相救饷。’干以为然，乃出玺付之。施宣言使督护何融迎粮，阴令怀玺送于京师。长水校尉马愿、龙骧田香开门降评。施、融、蒋干悬缢而下，奔于仓垣”。按之《通鉴》，东晋永和八年四月甲子冉闵被擒，甲申慕容评攻邺，五月邺中已大饥，六月戴施入邺助守三台，八月庚午慕容评才取得邺城。邺城前后守御了两个多月，还是由于有人开门迎降才失陷，这说明邺城确实险固可守，由戴施入援点明“助守三台”，更可见三台在城防上的作用。

《晋书》卷一一一《慕容暉载记》说“〔苻〕坚又使王猛、杨安率众伐暉，……暉使慕容评等率中外精卒四十余万距之，……与猛战于潞川，评师大败，死者五万余人，评等单骑遁还。猛遂长驱至邺，坚复率众十万会猛攻暉。……散骑侍郎徐蔚等率扶余、高句丽及上党质子五百余人夜开城门以纳坚军。暉与评等数十骑奔于昌黎”。《通鉴》纪歼灭慕容评军在东晋太和五年十月甲子，丁卯围攻邺城，十一月苻坚率众十万赴邺，戊寅徐蔚等开门纳坚军。十月甲子是十月十三日，十一月戊寅是十一月七日，说明在主力被歼后邺城还守御了二十二天，最后仍因内部发生问题才弃守。

《晋书》卷一二三《慕容垂载记》说垂“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燕

王，……众至二十余万，……长驱攻邺。……垂攻拔邺郭，〔苻〕丕固守中城。垂堑而围之，……拥漳水以灌之。……〔翟斌〕密应苻丕，潜使丁零决防溃水，事泄，垂诛之。斌兄子真率其部众北走邯鄲，引兵向邺，欲与丕为内外之势，垂令其太子宝、冠军慕容隆击破之。真自邯鄲北走，又使慕容楷率骑追之，战于下邑，为真所败，真遂屯于承营。垂谓诸将曰：‘苻丕穷寇，必死守不降，丁零叛扰，乃我心腹之患，吾欲迁师新城，开其逸路，……’于是引师去邺，北屯新城。慕容农进攻翟嵩于黄泥，破之。垂谓其范阳王德曰：‘苻丕吾纵之不能去，方引晋师规固邺都，不可置也。’进师又攻邺，开其西奔之路。……晋龙骧将军刘牢之率众救苻丕，至邺。垂逆战败绩，遂撤邺围，退屯新城。垂自新城北走，牢之追垂，〔垂〕连战皆败。又战于五桥泽，王师败绩，德及隆引兵要之于五丈桥，牢之驰马跳五丈涧，会苻丕救至而免。……苻丕弃邺城奔于并州”。《通鉴》纪慕容垂引兵攻邺、苻丕退守中城在东晋太元九年正月、四月慕容垂引水灌邺，八月邺中刍粮俱尽，但慕容垂因丁零叛扰解围北屯新城。十二月慕容垂又攻邺，东晋刘牢之等帅众二万救邺，运米二千斛馈苻丕。太元十年四月刘牢之至邺，慕容垂战败退屯新城，邺中饥甚，苻丕帅众就晋谷于枋头，刘牢之入邺城，坐军败征还。七月苻丕帅众三万自枋头复入邺城。八月苻丕欲西赴长安，帅邺中男女六万余口主动撤离邺城西去并州。这次邺城的攻守战竟延续了一年半以上，尽管慕容垂的兵力不算怎么强大，又有丁零的干扰以及刘牢之对苻丕的救援，但如非凭借特别险固的邺城，安能如此持久。

邺城从北魏、东魏直到北齐灭亡之前均未有过争战，但三台仍极受重视。四库辑本《邺中记》就说：“自魏至后赵、前燕及东魏、北齐，三台每加修整，甚于魏武初造之时。”《魏书》卷一二《孝静纪》：“〔东魏〕天平元年，……车驾北迁于邺。……二年……八月，……发众七万六千人营新宫。……兴和元年……九月甲子，发畿内民夫十万人城邺城，四十日罢。……十有一月癸亥，以新

宫成大赦天下。”这主要是增筑邺都的南城，详《北齐书》卷一八《高隆之传》。增修三台则在北齐文宣帝高洋时，《北齐书》卷四《文宣纪》说“天保……七年，……修广三台宫殿。……九年……八月，……先是发丁匠三十余万营三台于邺下，因其旧址而高博之，大起宫室及游豫园，至是三台成，改铜爵曰金凤，金兽（虎）曰圣应，冰井曰崇光。十一月甲午，帝至自晋阳，登三台，御乾象殿，朝宴群臣，并命赋诗。以新宫成，丁酉大赦”。可见这增修三台是高洋在位时的一件大事，三台增修后且成为经常临幸之处，有如晚清的颐和园，其记载散见《北齐书》纪传，王仲荦先生《北周地理志》卷一〇“三台”条蒐辑略备可参考。其规模则从《北史》卷七《文宣纪》所说“三台构木高二十七丈，两栋相距二百余尺，工匠危怯，皆系绳自防”可推知，“构木高二十七丈”者应是台上所起之层楼高二十七丈，比《水经注》所说石虎时铜雀台上五层楼高十五丈、去地二十七丈又高出了许多。案这位文宣帝高洋在后期精神上虽出些毛病，但毕竟是个很厉害的君主，《北齐书》本纪说他“军国几策，独决怀抱，规模宏运，有人君大略，又以三方鼎峙，诸夷未宾，修缮甲兵，简练士卒，左右宿卫，置百保军士，每临行阵，亲当矢石，锋刃交接，唯恐前敌之不多，屡犯艰危，常致克捷”。则他增修三台之有军事上的意图，当无疑问。

到北齐武成帝高湛时国势已走下坡路，高湛和儿子后主高纬又都不成器。《北齐书》卷七《武成纪》：“河清……二年……秋八月辛丑，诏以三台宫为大兴圣寺。”卷八《后主纪》：“天统……二年……三月乙巳，太上皇帝（高湛）诏以三台施兴圣寺。……五年春正月辛亥，诏以金凤等三台未入寺者施大兴圣寺。”父子俩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把三台全部变成了佛寺，其军事设施自尽行撤毁。到武平七年十二月高纬在晋州和北周武帝宇文邕决战战败，主力被歼，放弃晋阳逃回邺城，第二年正月宇文邕进取邺城。《周书》卷六《武帝纪》说“壬辰，帝至邺，齐主（高纬）先于城外掘堑

竖栅。癸巳，帝率诸军围之，齐人拒守，诸军奋击，大破之，遂平邺。齐主先送其母并妻子于青州，及城陷，乃率数十骑走青州”。已往以险固著称的邺城，只一天功夫就被北周拿了下来，这固然由于北齐君臣丧失斗志，但和三台军事设施的摧毁也很有关系。弄得匆忙中北齐方面只能在城外掘堑竖栅，而《北齐书》卷一三《高劼传》讲到北周兵临邺城时，高劼也只“请追五品已上家属置之三台，因胁之曰‘若战不捷，即退焚台’，此曹顾惜妻子，必当死战”，而不再像前人那样提出“三台险固”之类的话头。

北周吞灭北齐后进一步对三台作摧毁性的措施。《周书·武帝纪》说建德四年正月甲午宇文邕进入邺城，辛丑就下诏说：“伪齐叛涣，窃有漳滨，世纵淫风，事穷雕饰，或穿池运石，为山学海，或层台累构，概日凌云，以暴乱之心，极奢侈之事，有一于此，未或弗亡。朕菲食薄衣，以弘风教，追念生民之费，尚想力役之劳，方当易兹弊俗，率归节俭，其东山、南园及三台可并毁撤，瓦木诸物，凡入用者，尽赐下民，山园之田，各还本主。”明眼人自可通过这种提倡节俭、振恤百姓的表面文章，看到战胜者要彻底摧毁邺城城防的企图。

邺城发生的最后一次战役是在北周末年。《周书》卷八《静帝纪》说：“大象……二年夏五月……己酉宣帝崩，……上柱国扬州总管随国公杨坚为假黄钺左大丞相，……百官总已以听于左大丞相。壬子，以上柱国郢国公韦孝宽为相州总管。……六月……甲子，相州总管尉迟迥举兵不受代。诏发关中兵，即以孝宽为行军元帅率军讨之。……八月……庚午，韦孝宽破尉迟迥于邺城，迥自杀，相州平。”《周书》卷二一《尉迟迥传》详记此役的经过说：“孝宽乘胜进至邺。迥与子惇、祐等又悉其卒十三万陈于城南，迥别统万人皆绿巾锦袄，号曰黄龙兵，〔迥侄〕勤率众五万自青州赴迥，以三千骑先到。迥旧习军旅，虽老犹被甲临阵，其麾下千兵皆关中人，为之力战，孝宽等军失利而却。邺中士女观者如堵，高颎与李询整阵先犯观者，因其扰而乘之，迥大败，遂入邺，迥走

保北城，考宽纵兵围之，李询、贺楼子干以其属先登，迺上楼射杀数人，乃自杀。勤、惇等东走，并追获之，余众月余皆斩之。”看来尉迟迥的部队还是很有战斗力的，但战败后韦孝宽当天就能进入邺城，而尉迟迥至此也只能“走保北城”，不能再如前人那样去凭三台固守^①。这说明北周武帝平齐后摧毁三台之举，确实对其时的中央政权大为有利。

杨坚消灭尉迟迥后，更进一步对邺城作出了毁灭性的措施。《周书·静帝纪》在“相州平”后接着记载：“移相州于安阳，其邺城及邑居皆毁废之。”邺城的重要地位从此消失，三台也随之成为了一人历史名词。

〔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、教授〕

① 尉迟迥此时所上之楼，当也是本传所记反杨坚时“登城北楼”号令的北城楼，而不是三台之层楼。